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四節

此時天光已然平西，飛天鼠秦尤叫道：「總轄寨主韓賢弟，蓮花湖的英雄，至勇莫過於林大哥，勝老英雄能戰之人，莫如孟金龍，這就如同兩根台柱子碰在一塊似的，林寨主的衣襟濕透，若叫猛漢給抓倒下，蓮花湖可就栽筋斗啦。我有一策，將大漢置於死地，筋骨皮肉化為灰塵。等到掌燈之時，總轄寨主先將林大哥替下來，您的藝業高強，與金龍可以延遲工夫，叫水八寨的寨主暗中率領嘍卒，將戰船南、東、西，三面撒下銅鐵網。總轄寨主將他誘到水中，先留下一口，你鑽於水底，用銅鐵網將猛漢卷住，別出水，將他拉到西南山頭上，用乾柴架起他來，點著烈火，將他燒成飛灰。勝英等自然恐懼，再拿他們那十餘人不遲。」韓寨主聞聽，搖頭叫道：「秦大哥，英雄單打獨鬥。若將金龍用陰謀置於死地，我於心不忍。」秦尤說道：「當斷不斷，必然生亂。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蓮花湖的朋友寨主叫他傷了多少啦？你豈不聞殷紂王不殺西伯侯，後來出了個武王伐紂；鴻門宴霸王不殺劉邦，然後楚項羽自刎於烏江。」韓秀被小人這一蠱惑，遂將令字旗交與韓殿魁之手，叫道：「叔父，你給壓住陣角！」遂叫水六寨寨主挑選精明嘍卒三十六名，將銅鐵網下在戰船南、東、西三面。水有四丈多深，將網下在兩丈當中，在西北角留了一孔，襯上假菱的牌子。韓秀將諸事吩咐已畢，口中叫道：「叔父壓住陣角，若有亂山規者，斬首！」韓秀扶了扶背後的亮角雙刀，右肩頭上繃了繃千斤屯。千斤屯乃是低頭鑰背花裝弩。又問了問亮銀鏢、墨雨飛蝗石，抬胳膊遞腿，靈便異常。四名水手，趕緊搖動花櫓，只見那彩蓮小船向北送去，工夫不大，離大船相隔切近。韓秀高聲吶喊：「林大哥退下來，將猛漢讓與小弟吧，您且退下。」

林士佩正在熱汗直流，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有心要敗下去，怕蓮花湖眾人恥笑，總轄寨主這一臨敵，正對林士佩心意，心中想道：六略三韜的學問，我可不如韓秀；講武學的工夫，韓秀可不如我。韓寨主這一臨敵，必有捉拿猛漢之法。林士佩趁勢虛晃一鑽，趕緊跳出圈子外，回歸小船去了。大英雄問道：「你這小白臉叫什麼？」韓秀答道：「猛漢，我乃總轄寨主韓秀是也。」勝爺在北面大船上喊道：「金龍！可不准傷韓寨主寸皮，你要傷了韓寨主，我可不依你！林士佩與韓寨主這二位可不許傷損，他們二位都是當世的英雄。」大英雄叫道：「小韓秀你聽，咱大爺那說啦，我不能傷你。來吧，我將你捆上吧，你乾不乾？」韓秀說道：「猛漢你不必裝傻，本寨主前來拿你。」雙刀離鞘，明亮亮透膽寒。韓秀一晃刀，孟金龍用杵向上一碰，韓秀的刀早回去啦，韓秀的刀繃紮窩挑，淨使巧招，孟金龍仗著膂力大，用降魔杵遮前擋後。韓秀動著手，叫道：「各寨嘍卒，速點燈籠火把伺候！」船桅上係起號燈，船上點起燈籠火把。燈籠火把這一照，再向水裡看，什麼也看不見啦。大戰船船頭之上站立一個水手，通身水靠，手中拿一個鐵絲罩籠，有冰盤大小，一個藤桿子，有二尺多長。韓秀正在與金龍戰得不可開交之處，就見那水手揚起鐵絲罩籠，對著韓秀一晃，韓秀一看，心中明白。原來，韓秀方才在彩蓮船上吩咐水六寨六位寨主，三十六名有能為的水手，下在水內，圍著戰船三面撒開了銅鐵網。將水內銅鐵網放好，上來一名水手，對著韓秀晃悠罩籠，那罩籠是暗號，就是告訴韓秀埋伏已畢。

韓秀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子外，叫道：「孟金龍，你且住手！你叫混海金龜，本寨主叫萬丈翻波浪，你敢在水內與本寨主動手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哪兒都敢去。你們蓮花湖湖眼在哪兒？小子，咱倆上海裡打三天去，誰要含糊，誰不是英雄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好好好，你算英雄，與本寨主水中去戰吧。」語畢，亮銀雙刀還鞘，撲咚一聲躍入水內。傻小子就要下水，勝爺在北面上看的明白，勝爺一見韓秀臨下水的時候，雙刀還鞘，勝爺心中疑惑，為什麼在水裡動手，韓秀怎麼他將雙刀還鞘呢？

勝爺遂叫道：「金龍不要入水去戰，水內必有埋伏！」傻英雄說道：「要是不下水，咱們爺們就栽啦。龍宮裡面也敢跟他去動手。」說著話將身一橫，一縱身躍入水內，一按水縮入水底。

韓秀一看傻英雄躍入水中，奔假菱角牌子晃去，那假菱角牌子是用綠緞子作的，與真菱角牌子一樣。韓秀晃到菱角牌子處，底下有一個網口，由網口鑽出去，將網合在一處。網上有鐵環鐵鉤，將網合在一處，由水底晃走。傻小子正碰在第八塊網上，向下縮了一丈多深，就撞在網上了啦。嘍卒將左右的網趕緊向上一蓋，用鐵環鉤子卡好。三十六塊網將傻英雄層層圍住，由打水底下將孟金龍拉走，拉到東南坡下，出了水面，用青水刺，將孟金龍身上的網釘在山坡下。

孟金龍一出水面，大聲喊道：「小子們，你們將窮網打開，咱們出來乾乾！」嘍卒們說道：「沒聽那麼說過，出來你就跑啦。候等總轄寨主來到，再將你發落。」工夫不大，由西北來了一隻船，其行甚快，船頭上站立一人，來到山坡跳下船來，大眾一看，原來是秦尤。其中有認識的，叫道：「秦爺，給您道驚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多承掛懷，多承掛懷。」秦尤又說道：「這是愚下出的主意，你們寨主乃是婦人之慈，若非我出主意，蓮花湖的人就得跟大漢都拚了命。將他向東面山頂上拉吧。」

孟金龍此時頭朝東腳朝西，大聲喊道：「拉到哪兒也不怕你們，隨你們治吧！」秦尤說道：「此處離水師營甚近，你們去幾位，找三顆毛練大繩，六顆川釘，一把大錘。」嘍卒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扛著大錘、毛練大繩而來。頭一條大繩橫在腰間，那兩條大繩，頭一根，腳上一根，兩頭用大鐵釘釘在地內。三條大繩俱都繃緊完畢，秦尤遂派嘍卒搬運柴草。一層樹枝子，一層蘆葦，堆了一人多高，雅賽一堆柴禾一般。又派人將硫磺火硝取來，去了兩名嘍卒，將硫磺火硝取來有五六斤，俱都拋在柴禾堆上。秦尤說道：「你可曾將引火之物取來？」嘍卒答道：「你沒告訴我們，未曾取來。」秦尤笑道：「為兵卒者不能為帥，小人辦不了大人的事。不取引火之物，焉能點著火呢？」

列位，當嘍卒的那有好人呢？一看秦尤說話不恭，遂有一嘍卒說道：「三月間割袍斷義走啦，這時又回來當少寨主來啦？誰不知道自愛。」秦尤明知道嘍卒是藐視他，無奈客情的關係不好還口，只可忍在肚子裡而已。內中有一名老實的嘍卒說道：「我去取火種吧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此時再取火種，來回好幾里地，勝英餘黨甚多，若來人救走，豈不晚了？我這兒有火折子。」語畢，掏出火折子，對著金龍說道：「小太爺姓秦名叫秦尤，居祖太倉州。小太爺與勝英有殺父之仇，跟你可沒有仇隙，誰叫你替勝英充光棍呢？」說著話將火折子搖著。孟金龍隔著柴禾堆的縫兒向外一看，紅綠火苗甚亮，孟金龍一看，暗道：「這回可乾啦，就怕這一手兒，我可不能活啦。」英雄淚如雨下：「我一死不要緊，我父母只生我一人，若叫我父母知道了，豈不活活痛死？再說我若一死，我勝三大爺與蕭三叔、龍兒他們都出不了蓮花湖。沒有別的能力，我若死後真有魂靈，我必保護著我勝三大爺出蓮花湖。」列位，大英雄是血氣男兒，臨到將死，還不忘保護勝爺他們呢。忠臣義士有危難，必有救星，正在此時，秦尤晃悠著火折奔柴禾堆走去，秦尤離著柴禾堆一丈來遠，就聽西面樹上有人喊道：「秦尤小兒，不要傷害我的門下，老朽來也！」忽見樹枝一顫，腦袋朝下，向下一落，離地有尺來遠，一疊腰站住身軀，奔秦尤而來。秦尤一看大腦袋如斗一般，秦尤此時可就急啦，再要想狗奔柴禾堆去點火，恐怕來不及啦。距離柴禾堆兩丈來遠，秦尤將火折奔柴禾堆用力拋去。劍客一看，可真著了急了，沒想到秦尤扔火折，劍客也是急勁，一縱身軀，夠奔火折而去，竟將火折伸手接住。列位，秦尤拋火折是頂風，要是順風，劍客可抓不回來。這二三十位一看這人長得奇怪，俱都下水而逃。秦尤喊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劍客答道：「震三山撼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，水中別號叫趕浪無絲。」秦尤用匕首刀奔面門就刺。劍客思索：此小冤家是秦八爺之子，八弟婦苦守冰霜二十餘載，我若不看我死去兄弟的面上，我就將小冤家損壞了。劍客思索至此，一閃身軀，手掌立著照定秦尤手背上就是一掌，秦尤疼痛難當，撒手扔刀，翻身就跑，跑出約有六七丈遠，劍客追上，一抬腿將秦尤踢倒，秦尤腰節一發麻，趴伏在地。劍客取出秦尤的飛抓，將秦尤寒鴨晃水捆上，提著離柴禾堆切近，咚咕扔在塵埃。

大英雄此時叫喊：「老師救人吧！」劍客一伸兩手將柴禾堆分開，劍客鷹爪力的工夫，樹枝柴禾等不能扎手，將柴禾分為兩堆，露出銅鐵網，三道繩子將大英雄繃在地上，劍客將大川釘晃悠活動了，拔下大釘，拉著鎖練大繩向西去，旁邊有秦尤匕首刀，拿過匕首刀，將大繩挑開，銅鐵網的鉤環摘開，一層一層的網，連人帶網六七百斤，若不是劍客的力量，還辦不了。猛金龍由網內

出來，拿起降魔寶杵，奔秦尤而來，叫道：「秦尤小子！我若不將你釘在山裡去，我不是英雄是狗熊。小冤家，這就是你葬身之地！」雙手執定降魔寶杵就要動手。劍客捻髯觀看，心中暗想：秦尤是寡母孤兒，金龍是殺人不閉眼的手兒，這一杵必將秦尤鑽個透心。劍客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金龍，且慢動手！」孟金龍將杵停住，劍客說道：「秦尤你閉眼睛幹什麼？你睜開眼睛看看我，我有話對你說。你不認識老夫？我與你父秦八爺乃是聯盟弟兄，老朽複姓夏侯名商元。你從此必須改邪歸正，老朽不忍觀看你與你勝三大爺結仇，你得在老朽面前對天起誓，一不許你擾亂官面，二不許你與你勝三大爺結仇，三不許你為盜。你若不作賊，不擾官面，你不犯王法。你若不與你勝三大爺結仇，你勝三大爺必照管你，你娶妻子接續香煙。你若不對天起誓，我不放你。」秦尤心中暗想：我若不起誓，他們不能放我。不擾官面也成，不作賊也成，惟獨不與勝英結仇那不成。我起個誓，外號叫牙疼咒。秦尤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我若再作賊擾亂官面及與我勝三大爺為仇作對，久後我走在三岔路口，一鏢將我打死，中我哽嚥咽喉。」

劍客說道：「金龍將他放開。」金龍道：「不能放他，久後是何時？走到三岔路口，一鏢打死，哪有那麼巧的？哪裡來的鏢呢？我不放他。」劍客道：「秦尤呀，離地三尺有神知，未曾起意神必知。你可記得當初你讀書時候，夜間你打著燈籠往後院去，你曾在後院拾得一個包袱，內有紋銀五十兩，你母子欣幸，就是老夫暗中與你母子送去的。你須知道老夫是好心好意，絕沒有不好的道兒給你走，你今天起誓，可不許口是心非。你可知道昔日周紂交兵，殷紂王殺妻誅子，次行無道，將大太子殷郊綁出午門，欲要斬首，真人施行佛法，一陣黑風，天際烏雲遮日，待至天晴雲散，不見太子殷郊。真人將殷郊救出，傳與法術，後來真人命殷郊下山，投姜子牙麾下，保武王立國。真人說道：『殷紂天下將亡，你不許逆天而行，你下山若真誠去保武王，我賜你天下無敵的法寶。但是我恐怕你口是心非，下山仍然扶保你父殷紂王，你必須對天起誓，不然我不賜你法寶，任你自由。』殷郊當時聞聽真人之言，心中猶疑：我師傅為何叫我與父皇作對，下山時跟我父皇打仗，保人家坐天下？殷郊尋思至此，計上心來：我起一個牙疼咒，絕不能中誓，遂對真人說道：『我下山若不扶保武王，叫二山將我夾住，木犁將我的三頭耕下。』真人念了一聲：『無量佛，善哉！』遂將叩天鍾、晃魂幡賜與殷郊。殷郊下得山來，心中尚在猶豫，不知保誰為對，有心要保殷紂王，又恐怕真中了誓。正在此時，適逢機會，申公豹由打山下路過，抬頭看見太子殷郊，問道：『太子意欲何往？』殷郊答道：『我欲投姜尚麾下，扶保武王。』申公豹問道：『你為何與你父為仇作對？』太子備言真人賜寶起誓之事。申公豹說：『豈有此理？你師傅不是真人，是假人，你為什麼聽他的話？我請來各路的散仙，還給你家打天下呢，你反向別人去，豈不落個不孝之名？』殷郊聞聽申公豹之言，遂投了紂王，到姜子牙營中罵陣。頭陣金叱、木叱，殷郊一搖晃魂幡，金叱、木叱昏迷倒在塵埃；二陣黃臉大漢手使三尖兩刃刀，乃是二郎楊戩，太子一搖晃魂幡，二郎楊戩借火遁而逃；三陣哪吒上陣，太子一搖晃魂幡，哪吒乃是蓮花化身，沒有魂靈，二人一場大戰。太子累得通身是汗，敗走一座高山，正在山上休息，忽聽咕咚一聲，二山山崩地裂，將太子夾在當中，只露三頭。正趕上老祖木犁青牛耕山，太子喊道：『老師傅別耕，這裡有人。』老祖答道：『特來耕人。』咔嚓一聲，三頭俱落。這就是起誓應誓，絲毫不爽。秦尤你可不要口是心非。」

語至此，劍客下腰，給秦尤解開繩子，匕首刀仍還與秦尤，秦尤反身爬起，對著劍客磕了一個頭，轉身形夠奔大寨去了。劍客以為秦尤必然回奔太倉州，哪知道秦尤又到太倉州，搬取嘍卒，前去戰場打接應去了。

再說，劍客何以來到蓮花湖呢？原來，蕭金台老寨主，打發三寇送秦尤到蓮花湖與韓秀見面，坐的是大車，正趕上在路途行走，三寇在車上說話，桑燕彪叫道：「秦賢弟，你到蓮花湖與韓秀賠個不是。雖然是盟兄弟，你歲數大些，究竟這場事情，不是韓秀對不過你，是你脾氣太暴了，以後做事不要這樣剛愎。」秦尤諾諾連聲。劍客一聽三寇要上蓮花湖，劍客心中一動，我為什麼不隨著他們到蓮花湖看看呢？劍客遂打樹林中出來，鑽在大車底下橫木上，仰著身形，繃在車底下。來到蓮花湖橋口，桑燕彪、桑燕豹道了辛苦，叫嘍卒們給回稟，嘍卒們說道：「你們哥三位還用回稟嗎？現在寨主沒在中平大寨，在清江湖口呢，此時正在與勝英的那邊大漢交鋒呢。死了兩位寨主，敗了四陣，你們三位就此到戰場觀看去吧。」劍客在車底下聞聽，心中一怔：大漢莫非說是我徒兒金龍嗎？我必要到戰場看看。大車走到清靜地方，劍客遂由橫木鑽出來，奔了樹林去啦。劍客在樹林內隱藏著，就聽嘍卒們來回的傳說：「勝英那邊有一個大漢，手使降魔寶杵，龜背駝龍抓，蓮花湖的人都不是大漢的敵手。」劍客聞聽，心中納悶：我徒兒在太倉，怎樣來到這兒呢？使降魔寶杵、龜背駝龍抓，絕沒有第二人，那必是我徒兒無疑。劍客在樹林中工夫大啦，嘍卒來回報，劍客聽了個明白。然後劍客聽到韓秀用計，下銅鐵網要捉拿猛漢。劍客心中暗想：金龍是傻小子，必然受了暗算。劍客由打樹林內出來，方要下水，就見水面上露出二十餘人，向山坡拉網，劍客趕緊回到樹林內，上了大樹觀看。工夫不大，就見從水內將金龍拉出，金龍喊叫，秦尤道名姓，罵金龍，派嘍卒搬運柴禾。劍客有心當時下來搭救金龍，劍客心中暗說：「叫傻小子受一回驚險，然後再遇著事，也叫他長心眼。」故此劍客遂在樹上隱藏著，觀看秦尤指揮。比及秦尤派人取硫磺發引火之物，方才將硫磺發引灑在柴禾堆上，秦尤就晃火折子，劍客可就嚇壞啦，不想秦尤腰裡帶著火折呢，故此趕緊從下樹來，正趕上秦尤向柴禾堆走，劍客遂喊道：「老朽來也！」秦尤一拋火折，劍客一時急勁，又是頂風，故此將火折抓回。

再說劍客放了秦尤，金龍遂臥在地下與劍客磕了一個頭，叫道：「師傅您快跟著我到戰場救我三大爺與蕭家父子、於家叔姪去吧！我拿杵給他們來個亂打，將他們蓮花湖的賊都平了就完啦。」劍客遂說道：「金龍，老夫我已經八十多歲啦，我救人還來不及呢，我還能夠殺人嗎？你先回去，你三大爺若出得去蓮花湖更好，若出不去蓮花湖時，我再露面給你們解圍。你認得戰場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認識。您可別偷著走了，我們出不去蓮花湖。」劍客說道：「有你三大爺受困，我焉能走呢？你回去吧。」孟金龍將杵插在背後皮夾子裡，雙手一分水，跳入水中，破風踏浪，奔戰場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韓秀由水內三層船底逃到後寨，由水中出來，在後寨休息飲酒。天至二更多天，大約金龍已經被焚，遂整好衣襟，乘坐小船夠奔彩蓮大船，寶刀將韓殿魁將令字旗交與韓秀之手。

勝爺見韓秀一人回來，遂問道：「韓寨主，你與我金龍姪兒水戰，勝負如何？」韓秀答道：「勝老者，你今生休想見猛漢之面。我施一小計，將猛漢用銅鐵網拉到樹林之內，用乾柴架起，已經燒作飛灰了，你今生休想見你姪兒金龍了。」韓秀語至此，臉上發紅。勝爺說道：「韓秀，你不算英雄。你若是英雄，一槍一刀的殺，你將我姪子千刀萬剮，我勝某不能紅臉；你用陰謀傷人，你不配稱韓小帥三字。勝某講的是仁人君子，不講暗算。」語至此，勝爺回頭叫道：「於賢弟，蕭三弟，咱們怎見孟二俠？不想金龍偷來大清國，將性命送與蓮花湖。還不齊集與他們群毆，決一死戰！」老道對韓秀說道：「他們群毆，沒有他們的便宜。叫林士佩敵住老勝英，其餘不足為慮。」眾寨主齊上，林士佩坐定小船，來到大戰船上，叫道：「勝英，這條狼牙鑽就是為你打的！」勝爺的大船在先，於爺、蕭爺的船在後，韓秀的戰船方要前進，就見當中一個水花，帶起多高的水來，由水中冒出一人，一聲吶喊，聲如巨雷：「勝三大爺，小姪男來也！」勝爺一看，孟金龍破風踏浪，毫無傷損。勝爺叫道：「水手，將船退回！不必前進，仍回本位。」金龍喊道：「蓮花湖的群賊，我紮猛子到水底下，將你們的船都紮漏了！」

韓秀一看，也是一怔，將戰船也退歸本位。林士佩在當中船上站立著說道：「大漢又回來啦。」金龍喊道：「小子你別逞能，這回咱打上沒有完！再水戰我就將船杵沉底！」林士佩雙眉緊皺，心中暗道：「若容他上了船，我絕不是他的對手，一連三杵，我的膀子必定發麻。」此時孟金龍虎目瞪圓，向船上爬，林士佩照定面門就是一鑽，傻英雄伸虎爪，將狼牙鑽掙著，大英雄若不掙住狼牙鑽，這一鑽戳個鼻碎腮塌。林士佩一看，大英雄大把抓鑽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我若下水去戰，我這樣六個也不是大漢的敵手。」孟金龍趁勢兩腳蹬著船幫，向下揪林士佩，林士佩向下一墮，向上一拉，孟金龍腳底下一滑，落在水中，鼻孔一發辣，喝了一口水。若在船上，或在地上，可是金龍力量大，林士佩掙定鑽杵，大英雄持的是三尖兩刃鑽尖，故此大英雄滑落水。大英雄冒上來，大聲喊道：「你不叫上我賊船，咱們倆怎麼打呀？頭一次小韓秀冤我，用銅鐵網將我拉走，在山坡上架火燒我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你怎麼回來的呢？」

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師傅將我救回來啦。一會我師傅就來，我師傅比我高一半，腦袋有車輪大小，大蒲扇巴掌三尺六寸長，

兩隻腳四尺八寸長。我師傅回頭就到。」說著話，大英雄用手向東點叫：「師傅來吧！」林士佩向東觀看，孟金龍一扶船頭，躡上大船，叫道：「小子，哪有我師傅？上來吧！」韓秀用令旗一遮臉，嘆哧一樂：「林大哥叫傻小子給冤啦。」勝爺也樂啦，心中說道：「傻孩子，你真上了船啦。」林士佩狼牙鑽陰陽把一扣，三尖二刃，紮胸前，掛二鬚，大英雄閃身驅用降魔寶杵用力向下一砸，噹啷一聲磕出。林士佩狼牙鑽鳳凰單展翅攔腰斬，大英雄狼牙鑽一推，就聽「噹啷」一聲，火光直冒。

大英雄斜插兜跟著就是一杵，林士佩向外一推，噹啷響亮。

孟金龍喊道：「還是三砸啊！」林士佩又覺虎口發酸，膀子發麻，林士佩只可用巧招抵擋。孟金龍施展三十六杵完了，又跟著一百二十八杵，在戰船上鬥了三十餘個回合。正在此時，忽聽勝爺戰船上三老背後，有人喊叫，林士佩聽不明白，又是金頭虎說話：「大小子有勇無謀。他有點穴鏢，戰工夫大了，眼也花啦，一點穴鏢就算完事。先下手的為強，你忘了你有抓啦？」

金龍心中說道：「可不是忘了抓啦。」想罷，向圈外一縱，遂把降魔寶杵往背後一插，由囊中取出龜背駝龍抓，一抖手奔壯帽而去，叫道：「大林士佩，看好東西！」林士佩忙向旁一躲，孟金龍將抓帶回，抓著龜背鋼環子，一反臂叫道：「小林士佩，看黑狗鑽襠！」震八方林士佩不敢用鑽抵抗，恐怕被抓將鑽抓住，不是他的敵手，只可閃展騰挪，大英雄一力降十會，林士佩熱汗直流。

工夫一大，蓮花湖第三撥的接應已到，飛天鼠秦尤又帶來三十隻戰船，在三層戰船後扎住，二十位寨主，五百名嘍卒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韓秀背後有人叫道：「韓賢弟，又是對台柱相爭！林大哥若輸與猛漢，蓮花湖泄氣。為何不用人將林大哥換下來？」韓秀說道：「誰能力敵猛漢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現在就有。」遂用手一指秦氏兄弟說道：「誰不知道閔士瓊老寨主的大徒弟呢？」韓秀叫道：「秦大哥，咱們蓮花湖好幾百位寨主，怎能煩別人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與我有交情，我能奉煩。」秦尤叫道：「秦家二位兄長能仗義相助嗎？咱都是聯盟弟兄。」

秦氏兄弟本是渾濁猛漢，遂說道：「我弟兄有心相助，無奈沒帶傢伙來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已經將您的傢伙帶來啦。」叫道：「嘍卒！將兩條五色覽雲幡取來。」此兵刃十分厲害，比白蠟桿長，把有鴨卵粗細，鋼尖子有一尺半長，有鎗金擋八個，分八輪，見八角，上有烏金紅綢子套二尺多長，無論大桿子、大槍，若被套住就得鬆手，若套住敵人的腦袋，立刻趴下。兩名嘍卒提著兩條覽雲幡，秦家兄弟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！我弟兄將林大哥替下來，先拿猛漢，後拿勝英！」用大斃，勒皮帶，一個凶如瘟神，一個猛如太歲；身材魁偉，力大無窮；一個面似生羊肝，一個面如熟蟹蓋。接過覽雲幡，韓秀預備採蓮小船送戰。韓秀叫道：「二位秦寨主兄長，單打獨鬥！」二人並肩縱到彩蓮小船上，大聲叫道：「林寨主！我拿猛漢吧！請暫退下，讓給我弟兄捉拿猛漢。」林士佩是精明強幹的人，本來不是大漢的敵手，無奈不好意思落敗，恐怕被眾人恥笑，一見二秦彩蓮小船來到，縱出圈子外，直接縱到二秦彩蓮小船上。神鏢將勝爺問道：「於賢弟，這兩家寨主何如人也？」於爺說道：「這不是我們蓮花湖的人，這是蕭金台閔士瓊老寨主的大徒弟、二徒弟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咱盟姪戰了一天一夜啦，久戰必敗，將他喚回，愚兄臨敵。」遂叫道：「金龍回來，久戰必乏，老夫戰船迎敵！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您戰幾陣，我一會兒就休息過來啦，咱爺倆輪流著戰。」大漢金龍轉身形跳在小船送回來，勝爺候金龍回來，再坐小戰船去赴大戰船。您道，後面小弟們還是鬧玩笑，楊五爺說道：「歐陽德，你看人家有多露臉哪，戰了一天一夜，淨打勝仗。你看有一個人跟金龍一樣，他不敢臨敵。」

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我師弟不吃僵，罵他他也不敢臨敵，就是跟你我有能為。」金頭虎賈明聞聽，可就火兒啦，遂說道：「小子，我若不敢臨敵我不姓賈。」此時接戰小船將金龍接回，勝爺用大斃，按魚鱗紫金刀。賈明背後喊道：「三大爺，殺雞焉用宰狗刀？有事小姪男服其勞。」勝爺回頭一看，叫道：「明兒，這是大敵呀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，咱爺們有造化，我有金鍾罩。我要不行，您再臨敵呀。」金頭虎說著話縱上小船，小船送戰。秦燕彪此時早上了大戰船，秦燕彪手執五色覽雲幡，與勝爺戰還不高興，一心要拿猛漢金龍，一看北面送來一個小姪子，梳沖天杵小辮，三尺多高，其貌不揚。為何勝英不前來迎敵？秦燕彪說道：「來人姓名誰？你敢前來送死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站穩了，提起我名字，嚇破你的膽。祖居夏柳村黑驢寨，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。有一個兄弟叫賈亮，你怕不怕，小子？」秦燕彪的五色覽雲幡，陰陽把扣著，金頭虎冷不防跑到跟前，跳起來就是一杵，秦燕彪一反手，覽雲幡向上一繃，金頭虎向後倒退三四步。金頭虎要惹殺身之禍，五色覽雲幡吞吐撒放，靈妙無窮，賈明身體笨，躲之不及，腦袋被覽雲幡鎖住。秦燕彪說道：「躺下！」金頭虎賈明倒也聽說，「撲咚」一聲，爬在船板之上。五色覽雲幡向右一擰，照定賈明背後紮去，一尺長一道白印，幡尖子紮在船板之上。金頭虎連爬帶滾來到北船乾，趕緊縱入水中，小船方要去接，賈明說道：「不用接啦，我會水。」說著話晃到勝爺船頭，勝爺問道：「賢姪，受傷沒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沒受傷，咱爺們有金鍾罩。」隨著爬上船去。賈明罵楊香五、歐陽德：「你們兩個小子解恨了吧？敗回來啦，筋斗也栽啦，稱你們倆小子的心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打鹿打豹那個事沒有啦？這算栽什麼筋斗？子午混元砂，打了一個大爬虎。若不是和尚給療治，金鍾罩早就破啦，小命早就見閻王爺了。栽筋斗是常事，並不是一次。」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，遂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謝鹿人家走好好的道，你教我罵人家，這回又是你僵我的火臨敵。咱倆離開蓮花湖，有死有活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是敗兵之將，一打就倒，跟我幹什麼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那是人家長技。」

歐陽德、楊香五二人將賈明耍笑一回。

不表賈明暗中生氣，此時大漢金龍在艙裡，狼吞虎咽吃了四五斤點心，由大艙內鑽出來，喊道：「小小子賈明別現世啦！活個什麼勁啊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你去給我報仇去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可給他們留命。」孟金龍跳到小船送戰，金龍大聲喊道：「弄幡的小子們快來受死！」秦燕彪一看大漢來啦，心中歡悅：拿著大漢，在蓮花湖算露臉啦。金龍上了大戰船，叫道：「小子！你姓什麼？」秦燕彪答道：「某家蕭金台大寨主秦燕彪是也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叫大桑啊？這個名字不好。你使的那個玩藝，大桿子帶套，前頭還帶鐵尖，那叫什麼玩藝呀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此名五色覽雲幡。」大英雄道：「小子，你倒了霉啦，大桑扛幡出殯吧。」您道，桑家寨主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金龍身高八尺有餘，覽雲幡奔金龍胸前華蓋穴刺去，大英雄叫了勁說道：「我將你這窮棍子砸折了吧。」賊人覽雲幡一裹手，攔腰就打，大英雄將杵豎著向橫推去，覽雲幡打去三四尺遠。秦燕彪又用幡奔大英雄頭上套去，紅綢套核桃粗，豎著幡桿，直接套來。金龍將杵橫著放在腦袋上，桿長套兒小，套不進去。又橫著幡桿套去，金龍又豎著杵頂在頭上，還是套不進去。一連好幾次沒套上去，北邊勝爺背後有人喊嚷：「大小子，真渾！你拿杵橫著豎著，他老套不上你，一輩子你得不著幡啊，你叫他套上就將他的幡奪過來啦。他將我套上，我摔倒啦，那是我力氣沒他的大，你力氣比他大得多。」孟金龍聞聽，伸出脖子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套吧。」五色覽雲幡將腦袋套住，秦燕彪向下一按道：「躺下！」孟金龍一挺脖子，力大無窮，秦燕彪力氣不敵，按不倒下，大英雄脖子好似柏木椿一般。金龍身體向前一探，推不動拉不動，按也按不倒下。金龍一轉身，帶著覽雲幡向後一拉，將秦燕彪拉出五六丈遠，兩人一較勁，將綢子繃開了一頭，覽雲幡可真成了幡啦，綢子條搭落著二尺多長。覽雲幡按大槍使，吐放吞撒，大英雄上繃下砸，秦燕彪就是不叫砸上傢伙，閃躲靈便。北面戰船上勝爺背後又有人喊道：「大小子，還不拿大抓抓覽雲幡？大抓若是抓在幡上，哪裡逃走？」大英雄聞聽，遂向圈外一縱，亮出龜背駝龍抓，口中說道：「大桑！」秦燕彪閃身驅，連中下一百單八招，左串花，秦燕彪沒閃開，用大桿子一橫，駝龍抓將大桿子纏上，有鎗金鏢擋著，愈拉愈結實。孟金龍一使勁，秦燕彪就鬆手了，若不然孟金龍就成了耍人的啦。秦燕彪的大桿子一鬆手，大英雄就將大桿子悠起來了，離地一丈來高，悠得風聲直響。秦燕彪方要向南跑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悠矮著點，打太陽穴！」孟金龍向下一矮胳膊，大桿子直奔秦燕彪頭上打去，撲的一聲，萬朵桃花開，秦燕彪死於非命。韓秀一看，歎道：「秦大哥你看，我怎對得起閔老寨主哇？蓮花湖有的是人，何必叫桑家弟兄臨敵呢？」

且說桑燕豹見兄長死於金龍之手，一縱身軀上了戰船，說道：「你敢戰死我兄？」大英雄說道：「你先別忙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桑燕豹答道：「我是二寨主桑燕豹。」金龍道：「你們兩人，一樣的名字。」桑燕豹答道：「胡說，我兄長叫桑燕彪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你也得扛幡啊。」北面上勝爺說道：「金龍為何又傷人命？蓮花湖朋友甚多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叫我都打死他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許聽他的話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別生氣，這個得活的。」二寨主桑燕豹覽雲幡斜插柳擎著，大英雄連躡帶跳，趕奔近前，運動平生的膂力，照定桑燕豹頭上就是一杵，桑燕豹一橫白蠟桿，將白蠟桿子砸得猶如彎弓一般，桑燕豹向後退了三五步，身軀亂晃。金龍向前一進身，攔腰裏手一杵，白蠟桿子一豎，砸得「噹啷」一聲，白蠟桿子一彎，桑燕豹橫著走三四步出去，身軀幾乎栽倒。金龍又反腕子一杵，桑燕豹又用蠟桿子立起來一搪，只聽「撲咚」一聲，連人帶桿，全都倒在船上。頭一杵桑燕豹的虎口就破啦，第二杵五臟六腑就震動了，第三杵筋骨皮肉發麻，躺在船上不能站起。金龍一進身，照定腦袋上打去。勝爺高聲喊道：「金龍，不許打腦袋，留命！」金龍道：「三大爺的面子，不傷你這條命吧。」說著話，用杵照眉頭上一擦，桑燕豹扶著蠟桿子站起，面向南看韓秀不能說話，忽然口吐鮮血。韓秀思索半天說道：「秦大哥，你可害了我啦，這是閔伯父的大徒弟、二徒弟，俱都傷死在蓮花湖，叫我怎麼交代呀？」大寨主只好將桑燕彪成殮起來，送至後山去了，二寨主用軟牀搭到小彩蓮船上，送到韓秀的彩蓮大船。韓秀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別專用猛漢臨敵，你我可以比賽輸贏。」勝爺聞聽，正對勝爺的心意，若將韓秀一人戰敗，勝似戰敗蓮花湖群賊。勝爺遂答道：「久仰大名，正要領教。」遂叫道：「金龍，你且罷戰，老夫臨敵！」

金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先打兩仗，我歇息歇息，吃點東西，回頭我再打他們！」說罷，金龍轉身奔北船幫。金頭虎叫道：「大小子，將我的杵帶回來，我的鑲鐵杵還在船上呢！」孟金龍將金頭虎的杵拾起來，向腋下一夾，跳上小船，回歸北面大船。

韓秀此時甩了大鑿，問了問錦背花裝弩，墨雨飛蝗石。韓秀方要登彩蓮小船臨敵，鬥戰勝三爺，忽聽後面有人喊道：「韓寨主！殺雞焉用牛刀？我兄弟二人，願將勝英白髮蒼蒼的人頭，獻到彩蓮大船前。」韓秀回頭一看，乃是老道七星真人的弟子。美英雄一思索，久仰勝英刀法絕倫，先用他二人先探探道。韓秀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二位寨主，蓮花湖的規矩，乃是單打獨鬥，不許雙上。」此時勝爺上了大船，等候韓秀決戰，不想韓秀又不臨敵，送戰小船送來了兩家賊寇，夠奔大戰船而來。相隔切近，借燈光觀看，甚為真切，一個穿吉祥白緞子短靠，頭戴吉祥白壯帽，壯帽上正頂中一朵桃花，花上落著一個白蜜蜂，面如瓦灰。下垂手一家賊寇，穿一身青，青壯帽，正當頂桃花上落著一個螞蜂，背後背定一對短柄鋼斧。勝爺一看，心中不悅，暗說道：「韓秀，你為何用下五門淫賊前來會戰我勝某呢？」

勝爺此時面沉似水。二賊寇小船離大船相近，穿白的賊人叫道：「賢弟，你給我觀敵，我捉拿勝英老兒！」黑臉面的賊人叫道：「師兄，留神小心！」穿白的賊人伸手背後握刀，舉目觀看勝爺，不怒自威，賊人不覺先有懼怕之心，這就是一正避三邪。